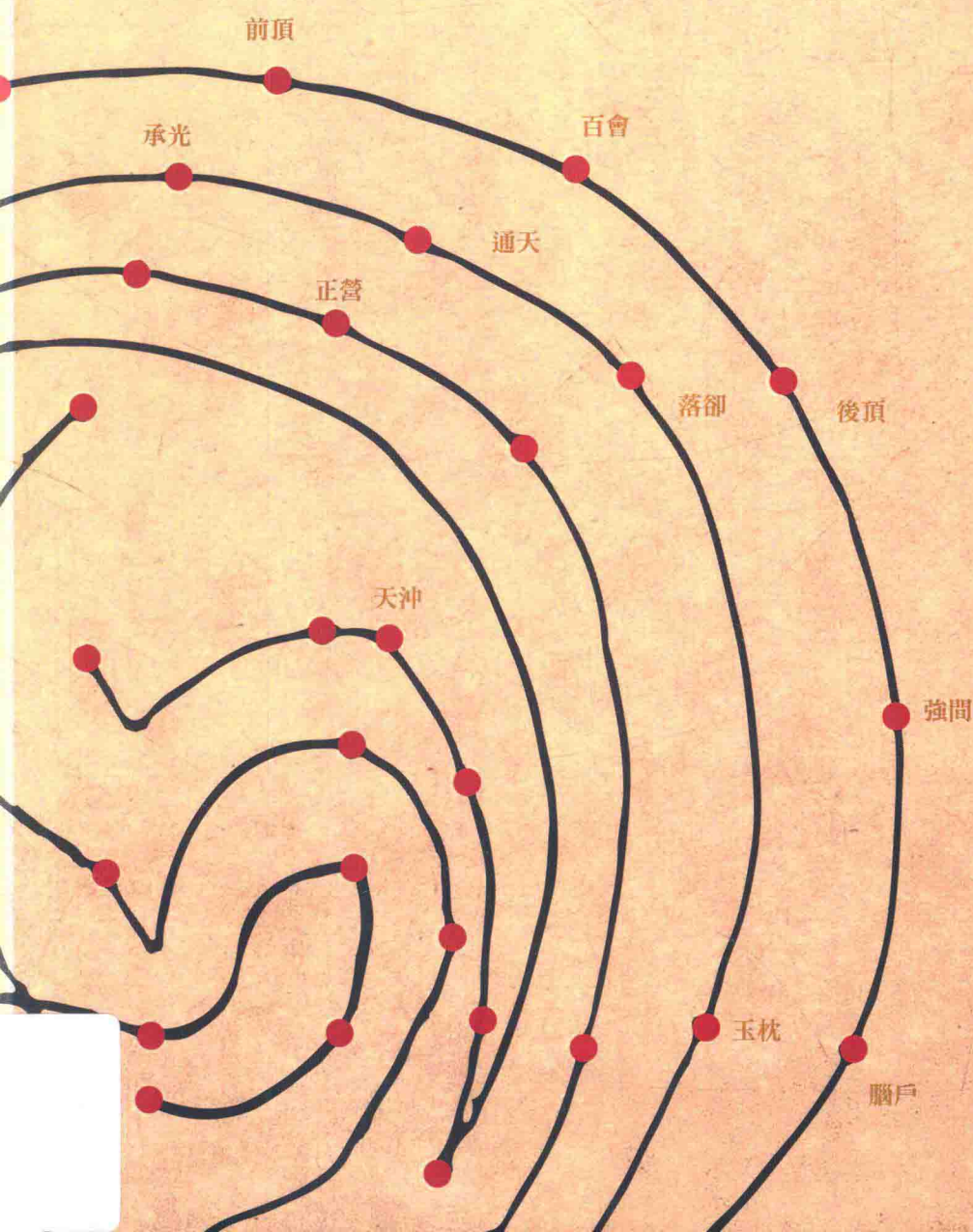


衛生史新視野

——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



主編——劉士永、皮國立

衛生史新視野

——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



主編——劉士永、皮國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
劉士永等；劉士永、皮國立主編，-- 初版，-- 新北市：
華藝學術，2016.10

面：公分

ISBN 978-986-437-111-2 (平裝)

1. 公共衛生史 2. 醫學史 3. 文集 4. 中國

412.092

105010301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

主 編／劉士永、皮國立

作 者／劉士永、張仲民、甄橙、陳康芬、皮國立、羅婉嫻、趙中豪、楊善堯、
李欣璇

責任編輯／陳水福、鄭雅蓮

美術編輯／ZOZO DESIGN

發行人／鄭學淵

總編輯／范雅竹

發行人／陳水福

出版／華藝學術出版社 (Airiti Press Inc.)

地 址：2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 話：(02)2926-6006 傳真：(02)2923-515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發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戶名 (郵局／銀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帳號：50027465

銀行匯款帳號：045039022102 (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ISBN / 978-986-437-111-2

DOI / 10.6140/AP.9789864371112

出版日期／2016 年 10 月初版

定 價／新台幣 4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導 言

醫學史研究向來有「內史」與「外史」的分類說法，前者經常用來指涉醫學的知識或技術演變，而後者則泰半討論的是影響或承受醫學活動之社會及文化條件。相映之下，醫學「內史」儼然成為醫者專擅之場域，而醫療「外史」則似乎是人文社會學者揚聲的所在。然而，若借用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或後來被稱為結構史（*structural history*）學派的觀點而言，這般內史、外史的分野恐未能反映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反而更像是醫家與人文社會學者互相區隔的便宜行事，從而可能造成各自陳述裡「見樹不見林」的隱憂。

1929年從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初試啼聲之年鑑學派支持者，呼籲歷史研究應當突破傳統歷史學家本身的，或是與其他學科間自立門戶、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他們的主張以今日時髦的語彙來說，就是跨界（*cross-boundaries*）與跨學科（*multi-disciplines*）研究。為了倡導史家去研究人類活動的總體像而非殊像，歷史分析就必須除了傳統史學擅長之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範疇外，也應包括影響人類活動之自然或環境條件，也就是自然科學專長的領域，並透過比較的手法凸顯社會結構的作用。他們所提倡之歷史比較研究，就是比較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來加深、擴大和驗證對歷史的認識之方法。這種比較與對照，既可以是單一社會經驗內的縱向（時間）對比，也可以是不同社群間之橫向（空間）對照。1980年代之後，美國史學界更由此衍義比較研究對結構史學派的重要性，認為是否應用比較方法於歷史研究中，有助於研究者檢視其是否具備探索的精神和開放的態度。

立基於這樣的觀點，這本《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或許會被歸類為醫學「外史」，但從表現華人社會對身體、疾病乃至於醫藥的歷史經驗來說，本書尚可視為運用結構史學觀點的醫

學史研究，而無須在意其是否該被歸類為「內史」抑或「外史」。尤其是醫學或醫療領域涵蓋面甚廣，更不若量子物理或基因研究等硬科學（hard science）般遠離人們的日用生活。從象牙塔最深處的知識與研究，以迄病榻旁的熬煮湯藥及灶腳邊的養生餐食，專家或素人都無可避免地參與到醫學知識的脈絡與實作中，因此專長研究人與其相關事務的史家，當然有觀察與分析醫學史的立足點。此外，從問醫求診到養身保健，個人與社會都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為醫學知識及醫療行為所影響，這些影響既是全面的（overwhelming），但也經常是片斷與不連續的（fragmental and disconnected），此等情況尤令研究者須由多元面向，切入醫療這個複雜的現象。

本書的論著主體，多選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與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之青年學者醫學史相關會議論文。這些論文的作者對醫療在華人社會裡的關懷角度不一，切入分析的手法也不盡相同，但熱中參透醫療行為與華人社會之糾結則無分軒輊。本書九篇論文雖各自展現其議題與論證，但內在仍有理路相通氣息。舉例而言，〈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廈門關為例〉一文，論證晚清海關檢疫制度作為新興洋務在傳統中國開展的歷史意義。是文曾點出華人社會對於洋務等於西化或現代化的期待甚或可能的爭議，儘管兩者已相距近百年，在〈遷徙與籌組：抗戰時期軍醫教育體系的建立〉的討論中仍依稀可見。這般視西醫為現代醫學或拯救民族的醫學之類的想法，即便是跨海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亦然，這亦可由〈醫療與救國想像——論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的字裡行間仔細玩味得知。而〈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吾妻鏡》及其讀者〉的作者，則從民初社會對於性病的恐懼及性學之欲拒還迎中，發掘出《吾妻鏡》雜誌在建構性道德論上的時代與社會意涵。若將這四篇論文對比覘之，即能看出〈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與〈遷徙與籌組〉二文，呈現的是自上而下的醫療現代性期待，而〈醫療與救國想像〉及〈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則更趨近於社會

對新醫學的想像與運用，或許更隱喻了社會菁英欲由下而上改造國家、民族的期待。如此推進新醫學或衛生體制的上下期待交錯與交鋒，於今之華人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如政治期待與民族想像無法自外於華人對醫療與醫學的期待，疾病的經驗更是難以醫者或俗民為區分基準。儘管患病經驗不盡然有上下之別，但卻有關照全體與個人體驗的落差。對於患者個人的抒懷或自身體驗，過去多半是文學家擅長的領域，前述〈醫療與救國想像〉一文的筆法即相當貼近此等文學性的論述。然對於習慣關注總體經驗之史家，或是強調總體史（total history）的結構史學派，以社會總體為單位處理疾病流行與醫學知識傳播方屬常態。無怪乎，皮國立以〈近代中國的大流感：1919-1920 年疫情之研究〉探討西班牙流感總體性地威脅下，政府、民間，與醫界對應之道與困境，相對地是羅婉嫻之〈鼠疫前香港醫療狀況：以《1895 年醫務委員會調查報告書》為中心〉，雖同樣從政府立場討論 1895 年香港鼠疫之蔓延，但也凸顯了香港當時作為一個國際港、殖民城市，以及對於中國疫情環伺的憂慮。前述兩篇以國家對照社會（state vs. society）為基調的論文，在〈西醫東漸對民初中醫學術的影響——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中卻以不同的角度開展對於「全體」的理解。除了表面上的政府與社會，歷史中的醫界也自有其對全體社會之關照和對政府之想像。儘管作者僅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然其欲呈現的是該時代裡醫家與大時代的關聯及肆應。對照閱讀上述三篇論文的價值，不僅是回溯醫學與疾病的經驗而已，亦是對各個政府與社會所處歷史時空條件的投射，亦即透過史學研究才能達到之「同情的理解」。而孰令兩者能適切揉合？或許唯有醫學史背景者方以致之。

全書尚有兩篇論文〈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與〈責任與擔當：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顯然較為偏向史學史式的分析，並得以此作為全書各篇論文的基礎，以協助讀者瞭解當前華人醫學史研究之淵源，並兼及呈現醫學史學者的根本關懷及價值。雖說海峽兩岸之華人醫學史發展，均可追溯自民國初年對於西學之渴求，但大

陸在 1949 年後的醫史學發展與臺灣於 1990 年代後再現之研究熱潮，卻不盡然系出同源。由兩篇論文之比較閱讀不難發覺，大陸醫學史研究與臺灣醫學史學者的興趣或有交疊，資料上也頗多參照，但兩者分析之手法或教育之理想等則相當不同。類似的差異也體現於各自醫學史傳統之延續；大陸醫學史的傳統起於民初而賡續迄今，其所在意者是如何配比時代價值與意義，以便和現代醫學科學與時俱進。臺灣方面則尋求如何從醫家業餘興趣及史家旁系間，走出自己的領域與研究特質，成為醫史學者無可遁逃之承擔。

《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編輯伊始，即擬以青年學者為主體而編纂其代表作品。鼓勵新血後進持續投入醫學史領域，當然是編輯出版本書的目的之一。然尤有甚者，相較於政治史，或稍微晚近點的社會經濟史，醫學史實在不能稱之為有傳統的史學領域。儘管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嘉言，無法應和今日醫學史發展的階段需求，但《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修為砥礪，卻暗喻了編輯們為本書取「新」字的深切期許。後者的「新」有自身持續進步、棄舊揚新的底蘊；也同樣是對新生世代引領研究新氣象與新視野的期待，盼望化世代差異而成就研究上之新意與發展之蛻變。識者或將發現本書之主題容有斷續，各論文間的立場與觀點也不免互異。惟就青年史家之養成與歷史之真實面言之，此等現象儘管無非是年輕史家必經之青澀階段，但卻又何嘗不是華人醫學史多元且豐富之面貌所致？回應導言之初所簡述的結構史學派觀點，也許保留這些論文主題與觀點的歧出，亦是一種反映歷史真實的手法。至於對某些華人醫學史論題之系統性專論，編輯們期待日後能在本書的作者群中誕生相應的專書寫作，如此亦不枉費大家戮力同心於本書之精力與時日。

劉士彤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聘研究員

目次

導言

i

壹、生命醫療的文本與書寫

001

由庶而嫡：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劉士永

003

清末的新性道德論述——《吾妻鏡》及其讀者／張仲民

045

責任與擔當：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史研究／甄橙

073

醫療與救國想像——論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陳康芬

095

貳、疾病與醫治的歷史

115

近代中國的大流感：1919-1920 年疫情之研究／皮國立

117

鼠疫前香港醫療狀況：以《1895 年醫務委員會報告書》為中心／羅婉嫻

143

西醫東漸對民初中醫學術的影響——以惲鐵樵論發熱為例／趙中豪

169

參、醫療衛生與政治

191

遷徙與籌組：抗戰時期軍醫教育體系的建立／楊善堯

193

晚清海關檢疫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廈門關為例／李欣璇

217

編後記

249

壹

生命醫療的文本與書寫

由庶而嫡： 廿一世紀華人醫學史的重現與再釋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聘研究員

摘要

華人醫學史發展至二十一世紀，儼然有漸成專史之氣候。然此等在臺灣學界之醫學史發展，雖與民國時期之中國醫學史寫作有輝映之效，但其發軔的動機乃至於面對之知識困境卻不盡相同。作者從回溯華人學界書寫醫學史的歷史脈絡中，據其成因與寫作特徵，分殊出兩個主要階段及第二階段中之兩股支脈，並據之延伸說明 1980 年代以後臺灣歷史學界發展醫學史的淵源，乃至於參與者的網絡關係及當前之趨勢。全文不僅止於史學史之探究，尚且涉及華人醫學史在臺灣學界發展之優勢與困局，並援引日本醫學史經驗做一初步之比較。要言之，作者認為華人醫學史在臺灣之發展，已具備獨立成一專史學門之條件。儘管困難仍在，但相較於先前依附於醫學業餘興趣或其他專史旁證的地位，而今臺灣華人醫學史工作者，當有建構華人醫學史為一專史的自許與奮鬥目標。

關鍵詞：華人醫學史、專史、史學史、臺灣、日本醫學史

From Sub-Field to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The Reappearance of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Some Interpretations

Michael Shiyung Liu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Director,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eventually become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in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Taiw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early writings of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From incentives to intellectual limitations,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The author starts to review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stinguishes stages and contents of its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therefore aims to illuminate the motives to re-generate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1980s Taiwan along with participants' history of medicine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From incentives to intellectual limitations,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The author weak spots to develop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sum, despite the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became a respectable sub-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aiwan, the effort to claim i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historical studies still requires much effort.

Keywords: Chi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profession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Taiwan, Japanese history of medicine

一、前言

醫學史應否作為一門專業領域，抑或附麗於其他學門之下，西方學術圈近來有相當之討論。¹ 李尚仁也曾回顧醫學史在西方醫學教育中的位階後，整理出幾個發展階段。首先，十九世紀以前因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醫書仍屬正道，因此醫學史自然成為建構醫學知識的一環。直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由於科學醫學逐漸取得主流地位，醫師或實驗室工作者遂援引歷史來強化醫學專業的自我認同，並進一步彰顯科學醫學的特色與重要性。二十世紀以來，醫學史更發展成提供醫師超越自身專業之外的門徑，從而隱含有完成醫者全人性格的意涵。² 在科學醫學成為全球醫學主流的奠基前期，1904 年 Eugene F. Cordell 醫師於「馬里蘭醫學與外科治療學會」(the Medical and Chirurgical Faculty of Maryland) 主席就職演說中，即強調醫學史有助於醫界「發現目標……察覺過往的自大與錯誤……刺激靈感……並讓反省成為真正令我們驕傲的特質……」³ 從以上簡單的回顧與 Cordell 演說詞中的蛛絲馬跡中，不難察覺即便在西方學術圈裡，醫學史到了二十世紀初時，已從醫學專業知識的「內鑠」位置，慢慢地轉變成為醫科學修煉，尤其是其工作者的「外緣」因素，但並未失去其作為一門專業的堅持。也正是在這個時間點，醫學史的書寫逐漸在中國的知識份子間傳播開來。

醫學史寫作尤其是中國醫學史著述的起源甚早，姑且不論古代經史子集裡早已潛藏著的各式醫家傳記，至少到 1919 年後的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對於以歷史眼光研究醫學史的呼聲，亦隨高唱「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音頻，激盪著提倡新社會史研究的人們。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知識界對醫學史的呼籲與傳統中醫學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¹ 對於這些爭論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 John Harley Warner and Frank Huisman eds., *Locating Medical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² 李尚仁，〈醫學史與醫學教育〉，《醫望》，4：5（臺北，1997），頁 67-70。

³ Eugene F. Cordell,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al Library and Historical Journal*, 2: 4 (October 1904), pp. 281-282.

今日常簡稱為 TCM) 對於醫經、醫史的需求已不盡相同，⁴ 其間基本差異得從民族遭受內外交迫與西力東來的角度予以看待。舉例來看，即便擱下魯迅（周樹人）棄醫從文以救國的著名事例；其弟周作人亦曾認為人要瞭解自己，就必須要研究醫學史；因為「（在中國）大家都做著人，卻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為是『萬物之靈』的人，卻忘記了自己仍是一個生物。在這樣的社會裡，決不會發生真的自己的解放運動的。」⁵ 對周作人或其觀點的支持者來說，研究醫學史有著具體的實用意義，其目的除了有引進西學、振興國族的政治意涵外，更有從自然科學（生物學、醫學等）與社會科學（人類學、民俗學、歷史等）的多重面向，去重新定位人的本質以求得自我在社會中解放之功能。據此，推展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更有著足與西方社會相埒等，具備「現代意義」的解放行動上之價值。⁶

二、民初時期華人醫學史發展概述

對於現代性的追求或回應西醫的衝擊，似乎是民初學者發動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大纛，這不僅體現於應用西學以研究中國人的生理與醫術，也展現於華人醫學史的研究當中。當 1914 年陳邦賢首先倡議成立醫史研究會，當時尚僅明言：「本會之宗旨，在研究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所以進化之理由。」⁷ 此時陳邦賢對中國（或華人）醫學史研究的旨趣，應當還框在既有的中國醫史傳統之中。但到 1920 年陳氏撰寫《中國醫學史》時，就已經可以看到西方醫學的部分影響。舉例來說，雖說陳邦賢並未鑒納傳統中醫學的身體知識於西醫脈絡之中，但其已然使用日譯西醫漢

⁴ 有關中醫教育裡醫經、醫史的必要性，請參考李建民在《生命與醫療》一書中的「導言」，見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1；與同氏著，《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8-19。

⁵ 周作人，〈婦人運動與常識〉，《談虎集》（上海：上海書店，1987），頁 241-242。

⁶ 周作人，〈婦人運動與常識〉，《談虎集》，頁 244。

⁷ 陳邦賢，〈醫史研究會小啟〉，收入《「醫史研究會」百年紀念文集》（太原：陳邦賢紀念文集工作組，2014），頁 280-281。

詞之「生理」一詞，⁸來描繪傳統中醫典籍裡的相應現象。⁹此等現象，若借用公衛研究上「知識轉譯」(knowledge translation)的概念言之，名詞之借用誠事關整組概念之移植、嫁接，乃至於轉化。¹⁰就西醫漢詞「生理」之發源推論，江戶時代蘭學的和漢譯詞，以醫學、植物學、化學、兵學、砲術為主，特別是醫學相關的基礎術語在幕末都已大致出現。¹¹而沈國威亦言：「二十世紀之後，中國透過日文書的中譯以及日本的英日辭典和術語集，大量吸收日製的新詞、譯詞。朝鮮半島同樣也借用日語，在短時間內完成近代語的整備工作。明治的學術語，就這樣成為漢字文化圈的共通用語，對亞洲的近代化貢獻良多。」¹²雖說當時中國的博醫會也在進行醫學名詞的譯註工作，也舉出不少和漢譯詞的不當之處，¹³但就後見之明來看，日本對於西洋醫學在東亞傳播的影響仍相當的大。是以，沈氏發言雖僅及於和漢名詞在東亞漢語圈的流通，然有趣的是，類似思考若比之於華人醫學史之發展，意外亦有其中的之處。1920年代，隨著醫學史編著漸增，相應的教學也因而出現。舉例來看，1925年鐵樵函授中醫學校成立並將1922年孫永祚編寫之《醫學史》做為教材使用；¹⁴1929年，王吉民受聘于國立中法醫學院，擔任醫學史講師。¹⁵凡此種種，都可

⁸ 長與專齋早在慶應4年（亦為明治元年，1868）即已引用「生理」指涉 *physiologies* 的知識內涵，見長與專齋，《松香私志》（東京：東京大學醫學部衛生學教室，1985），頁33。

⁹ 陳邦賢，〈周秦的生理衛生學〉，《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頁14。

¹⁰ Nora Jacobson, Dale Butterill, and Paula Goering,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knowledge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user context,"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 Policy*, 8: 2 (April 2003), pp. 95-96.

¹¹ 大島蘭三郎，〈我醫學に使用せらるゝ解剖學語彙の變遷〉，《中外醫事新報》（東京，1932-1933），頁1189-1193。附帶一提，「生理」一詞在中國傳統語彙脈絡中，其解釋似乎更近於營生之道，而與醫學或身體知識無所關涉，如筆記小說《醒世恆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有記：「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

¹² 沈國威著、任鈞華譯，〈明治時代的學術用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1：4（臺北，2011），頁102-103。

¹³ 張大慶，〈早期醫學名詞統一工作：博醫會的努力和影響〉，《中華醫史雜誌》，24：1（北京，1994），頁18。

¹⁴ 熊俊、張玉萍，〈譚鐵樵函授中醫學校沿革〉，《中華中醫藥學刊》，29：4（瀋陽，2011），頁765-766。

¹⁵ 張大慶，〈醫學史教育在中國：歷史、問題與展望〉，《中國科技史雜誌》，28：4（北京，2007），頁432-439。

以嗅到醫學史在此時恐不純然是為建構醫學知識而存在，還承接了中醫現代化論戰的遺緒。

以西方知識重估中國醫學傳統的風氣，似乎在 1930 年代達到另一波高潮。1934 年馬允清出版了《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將自古而今之中國衛生行政分為「迷信」、「經驗」、「理學」，以及「科學」等四個時期。¹⁶ 儘管該作者依當時可信之史料由中採集衛生、醫療相關之訊息，但從其分期命名與論述邏輯可見，馬允清基本上仍以今是昨非的立場，側面地肯定了二十世紀科學醫學的價值及貢獻。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後經大幅修訂，再於 1937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出版，並收入王雲五、傅緯平主編《中國文化史系列》第 1 輯。其分類改為上古醫學、中古醫學、近世醫學、現代醫學、疾病史等五篇，醫術的發展，外國的醫學的引進等。此 1937 年的修訂除改文言為白話外，最大的差別在於更加援引近現代醫學的解釋，並盡量加註以交代來源。¹⁷ 陳氏此舉或有鑑於當時白話文興起，以及將中國醫史比附西方科學醫學的考慮，但這般修改與增補怕也隱含著今日醫學史家常會擔心的詮釋困境：運用現代的醫學知識來解釋過去的醫療現象時，不免造成對過去醫學知識體系與疾病觀的嚴重扭曲。¹⁸ 然而，這樣的現象卻普遍存在於三十年代中國的華人醫學史研究中，甚且也存在於當前某些由西醫觀點出發的醫學史論作。

正因為 1930 年代的華人醫學史書寫熱潮，有著現代化與西醫化的伏流推動，故其議論範疇並不侷限於中國醫學史，也及於其他地區醫學史知識的引介，甚至是從世界史的角度予以合流、匯通。各類著述在數量上雖不能稱眾，但涵蓋面甚廣，從專論西洋醫學史，¹⁹ 乃至於西醫在

¹⁶ 馬允清，《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天津：天津益世報館，1934）。

¹⁷ 後世對此修訂版的推崇甚廣，參見李經緯，〈中國的有名的醫生史學者——陳邦賢〉，《中華醫史雜誌》，16：4（北京，1986），頁 193-198；蔡景峰，〈陳邦賢先生對中國疾病史研究的貢獻〉、王致譜，〈陳邦賢先生早期醫史學研究工作〉及陳定閔，〈醫學史家陳邦賢教授的人格修養與學術修養〉，《中華醫史雜誌》，20：1（北京，1990），頁 11-19。

¹⁸ Andrew Cunningham, "Transforming plague: The laboratory and the identity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Andrew Cunningham and Perry Williams (eds.), *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 in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09-244, on p. 213.

¹⁹ 陶燾孫，《西洋醫學史》（上海：東南醫學院出版股，1933）。是書似有大陸學者認為，當屬第一本中文西洋醫學史專書。

華發展史等莫不在涉獵之中。試舉數例覘之，這段時間即有《新醫業概況》，²⁰介紹西醫輸入中國的情況，還有《我國新醫之解剖學史》，²¹及《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等小冊子說明這些西醫專科入華的經歷。²²稍後至四十年代儘管學風稍歇，但還有李濤編著《醫學史綱》，論述西方醫學史與世界各國交流的概況；²³以及由范行准撰述、余雲岫（巖）校刊之《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²⁴更全面性的討論西醫入華的歷史經驗。其間，王吉民、伍連德撰寫的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又別名《中國醫史》或《王伍醫史》）當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寫的中國醫學史專著。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以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為主軸，共分四期：古代或傳說時期、黃金時期、爭鳴時期、現代或轉折時期；下卷始於 1936 年，專注介紹現代醫學傳入中國的經過，以及當時中國境內西醫院、西醫院校和現代醫學教育的情形。²⁵據張大慶的研究顯示，王、伍《中國醫史》的編寫，與 1930 年代任職協和醫學院中文部的李濤有所淵源。²⁶據其研究指出，北京協和醫學院 1922-1923 年和 1924-1925 年的課程表顯示，當時該校已開設醫學史講座課程。²⁷李濤任職協和中文部教授醫學史課程的同時，「鑒於我國各醫校教授醫史之需要，決議編輯醫史大綱以備教學之用」，²⁸方有 1940 年兼論中西醫學的《醫學史綱》之出版。²⁹就整

²⁰ 汪于岡、葛成慧，《新醫業概況》（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1930）。

²¹ 鮑鑒清，《我國新醫之解剖學史》（出版地不詳：自然科學季刊編輯部，1931）。

²² 畢華德，《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上海：中華醫學雜誌社，1931）。

²³ 李濤，《醫學史綱》（上海：中華醫學會出版委員會，1940）。

²⁴ 范行准撰、余雲岫校，《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出版地不詳：中華醫學史學會鈞石出版基金委員會，1943）。

²⁵ K. Chimin Wong and Lien-teh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又，有關王吉民的生平與醫史研究，參見傅維康，〈醫史園地悉心耕耘 50 年——著名醫史學家王吉民〉，《中華醫史雜誌》，17：3（北京，1987），頁 145-148。

²⁶ 張大慶，〈中國醫學人文學科的早期發展：協和中文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8：6（北京，2011），頁 127。

²⁷ 張大慶，〈中國醫學人文學科的早期發展：協和中文部〉，頁 124-129。

²⁸ 李濤，《醫學史綱》（上海：中華醫學會出版委員會，1940），序。

²⁹ 張大慶，〈中國醫學人文學科的早期發展：協和中文部〉，頁 124-129。